



# 长路远途

李兴

曾几何时，古城东川风光无限。丰富的铜矿资源使之成为中国铜都，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昔日的铜都慢慢失去了往日的辉煌。1999年底，东川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区，接着，周边县大都修通了高速公路，东川还在三级公路的另一端孤独守望。2016年，东川至功山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终获批复。

木树朗村是东川区域的前沿，却是区域所在地铜都街道办事处末梢。办事处8个城市社区已有7个实现了水泥路入户，木树朗村却还是一条破烂不堪的泥泞路。较大的贫困面和很低的人均收入表明，道路不畅拖了本村发展的后腿。群众对于道路建设的不满，拷问着村两委班子成员。

班子成员要了解木树朗村路上高速公路后的生活，只有当地群众才能描绘他们的愿景。在简易的会议室里，访谈被鲜活地展现，故事在互动中得以陈述。出乎意料的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没有一个人谈及他们所经历的艰辛和困难，却更多的是想着多为群众办实事，群众的赞许也偏低。有人扬言，赔付不到位，打死都不同意征地。

征地和拆迁是木树朗村两委班子成员面临的全新问题。高速公路途经木树朗村的面积就达4公里，全村薄田瘦地近千亩，高速公路要占去230多亩。十多户人家刚建成的新房又面临拆迁，赔付的标准也偏低。有人扬言，赔付不到位，打死都不同意征地。

做农村工作，不能一味跟群众谈认识，让群众讲奉献，他们都有自己计算土地与收成的方式，深知失去土地后，赔付的货币将要发挥的作用。村干部们三天两头到各村民小组开会动员，沾亲带故的村干部甚至打出了亲情牌，群众益不为所动。他们都盯着村支书孙柱权。孙支书家里的田地不足三亩，要被征用一半，家人死活不同意征地。如果自家的工作做不通，怎么做群众工作？他感觉抬不起头来。在三番五次地苦口婆心之后，终于做通家人的工作。下级看上级，群众看干部。村支书带头签了，紧接着土地被征用殆尽的副主任也签了，群众焉有不签之理！

仅仅是住有所居，已经无法满足搬迁群众的需求，他们渴望通过搬迁住上更大的房子。住房是民生工程，搬迁处理不好，就会伤了群众的心。木树朗村腾出了最好的土地，先期建成了集中安置点。然而，真正做到群众的搬迁工作又谈何容易。34户老旧住房的拆迁户很快乔迁新居，而刚建好新房的13户群众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搬迁，因为拆迁款连建房和装修的成本都不

够。又是3名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在赔偿协议上率先签字，群众才一一签字画押。

面对被高速公路切割了的生产生活，群众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在全新的日子走出不一样的路。肖珍玉家在征地拆迁中赔付了50万元，虽然乔迁新居，她家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她本人患肾病已经14年，3岁多的小女儿先天性聋哑，一家人全靠丈夫打零工苦苦支撑。村委会没有坐视不管，自搬迁后就把她家列为重点保障对象，除解决低保问题，凡是能沾边的福利和援助都向她倾斜。现在，肖珍玉的病情明显好转，大女儿已到深圳打工，儿子也去了北京学习厨师，戴上了人工耳蜗的女儿已经能够听见世间美妙的声音。

而如今被温馨日子滋润着的黄兴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打工建房时从楼上摔下来，摔坏了腰椎和双脚，摔成了二级残疾。面对债台高筑的黄兴金，村委会及时站了出来，不但协调解决了他家的生活困难，还安排他到村里担任护林员，安排他妻子担任村里的环卫工。如今的黄兴金一家幸福和睦。101岁的爷爷耳聪目明，即将大学毕业的大女儿也被北京一家公司聘用，他本人的伤病也在慢慢康复。

没有支柱产业，加之土地锐减，群众增收之路在哪里？2017年3月，邓绪军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47岁的邓绪军没有急躁冒进地到处创业、找投资，而是着眼当前，想方设法挖掘打工经济的潜力。邓绪军随身揣着的小本子上记录着全村867个青壮年劳动力的姓名，随时掌控着这些人的动向。410人外出打工，还有457人何去何从？邓绪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门前这条正在启动的高速公路。起初，施工方只接受100人打工，邓绪军死磨硬缠地将457个青壮年的优势和盘托出，最终施工方全部接受，让群众从高速公路的工程中挣到了致富的钱。

征地拆迁后，很多人有了钱，无事可干。酒后滋事时有发生，赌博之风潜滋暗长。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怎能坐吃山空，必须把农业产业做起来。村委会得知甜脆包谷出售价格高于普通包谷的一倍以上后，村长立即引进了良种，一次性发动群众种植了30多亩早熟品种，不但迎合了市场，卖出了好价钱，还改变了种植结构，多收获一季黄豆和大蒜。针对女性劳动力过剩的实际，村委会千方百计为她们谋出路，促成了很多女同志到城区从事餐饮、住宿、商场工作。

## 十里香茶香飘万里

李悦春

千百年来，云南人与茶相生相伴，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片茶叶的精神，更是浸透了云南人的血液，在日积月累中呵护着人们的生命质量。一款茶，也代表着一方文化，凝聚着一方人的记忆。就如昆明市志中记载的十里香茶，让人似乎闻到了从老昆明历史中飘来的馨香。

据《昆明风物志》中记载：从昆明来说，虽非产茶区，但省城东郊外十里所产的“十里香”也最为著名，这种茶的特色，主要是“清香”二字，当然清香对一般绿茶来说它大都具备，但“十里香”则为“臻清香之极致”，说具体一点，这种茶类似杭州龙井，但龙井愈初愈淡，而“十里香”味浓，龙井第一泡为最佳，二三泡后味渐失，“十里香”则不然，初泡时俨如白水，泡后历较长时间茶味始出，往往第二三泡味反较浓”，昆明人称之为“后劲大”。

这种茶树，种植于道光年间，当时仅寥寥数十棵，高约3尺，业较为当地特色。刘、沈、王四姓所控制，100多年以来，当地群众屡谋繁殖，但每载新秧，转瞬则又枯萎，或谓土质不合，新秧旧树相去不过几丈，咫尺之间，天然竟有此不同，致使扩种受到限制。另外从采制来看，季节性也很强，采茶一般以立春后清明前为宜，为时不过两月，清明后所采者已同凡品。由于茶树既少，采取又促，故产量极少。清代列为贡品，常人益无欲尝之机会，辛亥革命以后，贡例虽已罢除，但市上仍很少见。为此，前人有诗咏道：十里铺产十里香，茶色莹碧赛旗枪，只盼移种遍园野，制出佳茗供市场。

如此稀少难种的十里香茶，在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茶叶专家并没有忘记它。云南农业大学的茶学教授张芳勋从市志以及老百姓们的口中、当地的走访中，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十里香茶。

据张芳勋的儿子张辛——石林十里香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回忆说，大

“大约在1956年，在一次茶树资源普查中，父亲遇到了蔡希陶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得知了十里香茶的情况，便开始关注。”上世纪70年代末，昆明市在十里铺对两处十里香老茶树集中的地方进行保护，张芳勋对茶树进行了扦插繁育，培育树苗。后来，这些剩下的老树仅10棵左右，生长在农大的基地里。而退休时，张芳勋将选育出的十里香茶树种在了自己的小苗圃里。

张辛说：“那是父亲的最爱，我老听他说起，便想为何不把它重新种成茶园发展起来呢？”于是，张辛说干就干，成立了石林十里香茶业有限公司，2008年在石林先试种了110亩，2012年又种了98亩，茶园在不断开采，两三年后将达到丰产，价格大约在10000元/公斤。

如今，十里香茶后继有人，在石林的土壤上复活了，这便是对十里香茶最好的传承与发展。

那么，十里香茶与昆明市五华区普吉又有什么渊源呢？

时间回到了1965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在昆明东郊东白沙河地区和西北郊普吉地区低山丘地区辟了1000多亩十里香茶基地，取名春城十里香。普吉片区茶基地约有600多亩，因此，围绕茶基地建了一个普吉茶厂。

说到当时普吉片区的那片十里香，那氤氲的茶香、浓郁的翠绿，每一棵茶树上都浸润着茶人的心血。对茶人来说，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1977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如如火如荼，驻昆的7321单位、中国十四冶第三建筑公司、云南省文化教育局共3个单位的职工们，将自己的子女300多人送到普吉当知青，其中，他们中有一部分知青就在普吉茶厂工作。

如今已60多岁的当年的知青王先生回忆说，那段种茶、采茶、做茶的经历在他一生中犹如刀刻般刻在血液里。

那时，在采茶的季节里，清晨，大

2019年初，承载着铜都东川复兴和辉煌的东功高速公路终于贯通。铜都东川，包括木树朗村，随着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和风电电掣的滚滚车流，驶向新的天地。木树朗村，这个为高速公路建设失去了土地，拆迁了房屋的村落，如今却以蓄势待发的姿势，谋求破茧重生。

高速公路未通之前，东川到省城昆明要经历三个多小时绕行八十多公里的三级公路，现在缩短了一半。高速公路的快捷通达降低了物流成本，木树朗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有十多户购置车辆，跑起了客货运输。养殖户已经不再担心牲畜卖不出去，有四家人扩大了养殖规模，催生了五家养殖户。针对省城需求，一部分人还养起了蚂蚱，种起了早熟糯包谷。

要说木树朗村企业做得风生水起的当数东川东荣赛鸽中心的总经理股兆德了。在赛鸽中心刚落座，我就被会客厅橱窗里的400多座奖杯震住了。刚满42岁的股兆德，种过大蒜，卖过化妆品，2013年筹集资金建盖了占地30亩的赛鸽中心。由于交通闭塞，玩家们到这里望而却步，使他面临着经营上的困境。歧路迷茫，股兆德在是否转型中犹豫彷徨。转机，因高速公路通车不期而至，北京、天津、浙江、四川的玩家们纷至沓来，容纳500多人的赛鸽拍卖中心常常人满为患。68军鸽舍里，饲养和代养着各种赛鸽和肉鸽20000多只。鸽棚中，信鸽们在股兆德的身前飞来飞去浅唱低吟，倚靠在他耳旁的两只鸽子，摩挲着他的面腮。洋溢着幸福神情的股兆德，让我心生感慨。他指着一群种鸽说，这些宝贝大多数从国外的比利时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引进，其中一只花去了63万元。他每年要训练赛鸽500多只，最高的可以收取训鸽费30万元，最低也有2500元。企业现在每年的纯利润能达到300万元。去年3月，他组织的“春棚信鸽大赛”，收到参赛费1000万元，前三名都奖励了价值50多万元的保时捷汽车。一花独放不是春。股兆德致富不忘众乡邻，在他这里务工的几十名木树朗村群众，年工资平均能达到8万元。

两年前已经脱贫的木树朗村，家家户户的生活已经大为改观，进入小康已成为现实。如今，阡陌纵横的水泥路已经延伸到各自的家门口，高速公路就在他们的房前屋后。长路远途，路犹远兮！木树朗人不会安于现状，他们脚下的路正在接入国家乡村振兴的康庄之路。

## 花山

周德翰



春节消逝，春花开了，春天挡不住地迎面而来。我的人生，遭遇过大悲，人情冷暖自知，只想着找个临窗的地方坐出，装作不认识春风，不认识世间万物。悲痛了很久，又觉得人生的故事可以能够如此，但人活着却不能了却世间所有的存在。从一条老街上或者老巷穿过，总是熟悉的人和事，哪怕岁月久远丢失了一些曾经，只要你还睁着眼睛，跃入被会客厅橱窗里的400多座奖杯震住了。刚满42岁的股兆德，种过大蒜，卖过化妆品，2013年筹集资金建盖了占地30亩的赛鸽中心。由于交通闭塞，玩家们到这里望而却步，使他面临着经营上的困境。歧路迷茫，股兆德在是否转型中犹豫彷徨。转机，因高速公路通车不期而至，北京、天津、浙江、四川的玩家们纷至沓来，容纳500多人的赛鸽拍卖中心常常人满为患。68军鸽舍里，饲养和代养着各种赛鸽和肉鸽20000多只。鸽棚中，信鸽们在股兆德的身前飞来飞去浅唱低吟，倚靠在他耳旁的两只鸽子，摩挲着他的面腮。洋溢着幸福神情的股兆德，让我心生感慨。他指着一群种鸽说，这些宝贝大多数从国外的比利时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引进，其中一只花去了63万元。他每年要训练赛鸽500多只，最高的可以收取训鸽费30万元，最低也有2500元。企业现在每年的纯利润能达到300万元。去年3月，他组织的“春棚信鸽大赛”，收到参赛费1000万元，前三名都奖励了价值50多万元的保时捷汽车。一花独放不是春。股兆德致富不忘众乡邻，在他这里务工的几十名木树朗村群众，年工资平均能达到8万元。

望着窗外江山一色，不知是春对冬的眷恋，还是冬对春的向往，惹人浮想联翩。本已洗净穿平收好的保暖服，又翻找出来穿上。我爱雪天的飘洒，爱雪的烂漫，爱雪的洁净，于是乎，不出去堆个雪人，捏个雪团，蹦蹦跳跳，问候一下雪中花，花中雪，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场春雪的到来。雪花似是不甘心，自己铺平的路面和草坪，似是他们快乐的双足踩得凹凸不平，仍执念地往这大大小小的脚印里落着雪花。

听了近半个月的春风声，似醒犹梦的行道树枝丫上，如今白纱似毯，轻覆若绒，却又透着些一唤即醒的萌动。

春节时沿街挂起的串串灯笼，这时倒真犹如火一般，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宣示着温暖的存在。雪中的苗圃花园，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在覆盖着雪的下面，常青的和翠绿的植物在展示着对寒冷的不屑和对春的执念。绿的绿，红的红，粉的粉，有的在白雪下怡然自得，有的穿破白雪层层显示着傲然风姿，彰显着不畏寒潮的斑斓色彩。一群打雪仗的孩子，哦，似乎还有母亲的身影，他们的脸上，也洋溢着粉、白相间的色彩。其中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一把捏成团的雪，失去了准头，打到了我身上。她怔了一下，随即笑着说了声对不起，又投入到了快乐的“雪仗”中去。她自在的笑，稚气的、红扑扑的脸，比盛开的玉兰还灿烂。这灿烂里，也有着雪花般的纯洁。看着在雪中闹腾的孩子，不禁地，也忘了自己的年纪，不在乎身边有左一张右一张拍照的大妈笑脸，有边走边发视频的年轻人，突然张开双臂，如儿时一般，在这飘飘洒洒的雪中轻盈地转了几个圈。当然，除了兴奋以外，还是不好意思如儿时那样哦哦哈哈地

人，都喜欢说这是我们干的什么什么，像者干辣条，者干凉粉，者干粑粑或者者干杀戏，者干白绵纸等等，显示着区域性和独特的文化属性。民族的血脉，民族的习俗，没有器皿能盛下，所有的事，只有心胸能够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总是有一些从远古到今天的复制，祖宗的遗存如同天大的愿景，看不到边，望不到形，灵性一脉，直到今天。这山川如酒，旷世浓烈。一位花山古人尚文，留下诗文可以建设一座藏经阁。我今日的心情，窄路弄诗，装不得大文章，独就觉得花山这座花山寺里这副对联醒目。对联曰：

看花明媚媚，有像文章，苦趣化为乐趣！妙！妙！

听燕语莺啼，天然节奏，忧心化作欢心！呵！呵！

总认为自己一目了然，再一想，人生中，凡夫俗子何以做到忧心化作欢心，超脱得何等轻盈呀。我们总爱证明自己会记录大地和人生的许多往事，却忽略了时间是无形的东西，既挽留不了春夜的花落，也无法逾越时间的渡口而回到昨天。多次来过这里，感到的是哀牢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了男人们的执著、追求、上进的品行；是者干河这条绿色的流水柔性环绕，派生出女子娇美中蕴含的柔情。说到生活，老人向晚辈诉说辛苦，巴望儿孙持家守土，但总是说归说，儿孙们做归做。看花山这方景致，游人来了可以寻一方净土，内有心源可寻，外有可造之师。

花山像一幅画，渐次向世人展现，让世人感受自信和丰富。人一生都在漂泊，在孤寂中行走，到一个地方寻找一种感觉，并且能够真正融入人，是一种幸福。在花山，我抗拒不了她的召唤，我感到周身的血液沸腾，洋溢着火焰，我想要记录很多东西，哪怕秀才人情纸半张，我仍然要坚持！

## 融不尽的雪花

吴兴葵 秦二妮

壬寅年的立春早过了。立春前后，大大小小地下过几场雨，本以为阳春已至，大地将是繁花似锦，鸭凫春江，但没想到，突如其来场的倒春寒，除了冷雨，还有比前几场冬雪飞扬得更酣畅的雪。

望着窗外江山一色，不知是春对冬的眷恋，还是冬对春的向往，惹人浮想联翩。本已洗净穿平收好的保暖服，又翻找出来穿上。我爱雪天的飘洒，爱雪的烂漫，爱雪的洁净，于是乎，不出去堆个雪人，捏个雪团，蹦蹦跳跳，问候一下雪中花，花中雪，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场春雪的到来。雪花似是不甘心，自己铺平的路面和草坪，似是他们快乐的双足踩得凹凸不平，仍执念地往这大大小小的脚印里落着雪花。

听了近半个月的春风声，似醒犹梦的行道树枝丫上，如今白纱似毯，轻覆若绒，却又透着些一唤即醒的萌动。

春节时沿街挂起的串串灯笼，这时倒真犹如火一般，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宣示着温暖的存在。雪中的苗圃花园，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在覆盖着雪的下面，常青的和翠绿的植物在展示着对寒冷的不屑和对春的执念。绿的绿，红的红，粉的粉，有的在白雪下怡然自得，有的穿破白雪层层显示着傲然风姿，彰显着不畏寒潮的斑斓色彩。一群打雪仗的孩子，哦，似乎还有母亲的身影，他们的脸上，也洋溢着粉、白相间的色彩。其中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一把捏成团的雪，失去了准头，打到了我身上。她怔了一下，随即笑着说了声对不起，又投入到了快乐的“雪仗”中去。她自在的笑，稚气的、红扑扑的脸，比盛开的玉兰还灿烂。这灿烂里，也有着雪花般的纯洁。看着在雪中闹腾的孩子，不禁地，也忘了自己的年纪，不在乎身边有左一张右一张拍照的大妈笑脸，有边走边发视频的年轻人，突然张开双臂，如儿时一般，在这飘飘洒洒的雪中轻盈地转了几个圈。当然，除了兴奋以外，还是不好意思如儿时那样哦哦哈哈地

## 樱花三月天

(外一首)

黄官品

天空还没脱去倒春寒的外衣，似乎羞于见人  
大花桥头一树红翻天的樱花，让周围的高楼哑口无言  
让三月天的蜜蜂蝴蝶，过敏抽噎怎么也飞不出一朵樱花的灿烂

一朵朵不满月的小花儿，一张张天生丽质的小脸蛋  
一枝挽着一枝的衣袖，一树背着一树的情爱  
仿佛一夜之间，穿着花衣裳跑出来簇拥在郊外，一声吆喝，坐上春天的大花轿

时空愣了一下，一尊尊花神显灵了  
麻雀喜鹊布谷鸟，敲锣打鼓唱的唱，跳的跳，  
谁暗地里吹响一声撩人的口哨  
像喝醉喜酒，春风喊了一声，美

### 大花桥头樱花开了

春寒还没走出村口，  
一袭明媚的阳光  
喇喇跑到山头，将冰封雪盖的尘世，从低洼荒凉处撵走

春风大步流星，大花桥头的樱花云雾弥漫，一吨吨地从枝头轰然跪下来  
春祭，满天红润汁的花朵

喧嚣的街头，堵在半空的楼市  
在一棵树樱花前，也像台下被忽略的观众，  
或追逐随之而来的白云

观花者如潮，刷抖音的都是女神  
那一棵棵秃顶的杨树，  
在一片恍惚的目光中  
混迹在一朵朵灿烂的春色里

刷去天空的寒冷，尘埃，旧疾  
一度承载冰雪的过往，  
迅速从体内消失  
遇见樱花的当下，春风才感觉活着

慕名而来的蜜蜂、蝴蝶，  
催春的布谷鸟  
注目，致敬，宣读大地枝头的序言  
一尊尊花菩萨，驱动一个春天

## 边地冬春

(外一首)

师帅

沟窄，冬深处，阳光万丈  
抱木树干寄生了一朵小蓝花，蓝到发亮  
偶遇，拍下，带走  
从此我的记忆，会有花儿不息的生机

“迷谷吗”，地名，伶俐的美，无论释至雄狮山脚，如此称，有获宝物的暗喜  
诗与远方，从来不会矛盾  
哪怕行至此地，该美的，必美，不染尘埃

菜花又黄了。  
久居山坳的女子，长一步  
造矿的男人，  
抽烟，掐指算春来的时辰  
爬坡上坎，如风嬉闹的，  
是三俩半大娃娃  
众生，模样和内心，都在蓬勃

### 去塔甸

去塔甸，两个人的车，空旷，惬意

微风正暖，  
油菜花漫过山野，开得正明黄  
帝王黄的颜色，使大地荡漾  
立春日，出门旅行，美好就萌动了身心

去年写的诗，还没有忘  
万象伊始，再写，日子又是新的  
我的欢愉，像蜜蜂在花间嗡嗡起落，  
舒适巨大

这阳光金黄的午后  
折下土坡上一枝月见草，  
让它面朝天空  
不必提心吊胆地春来，  
各种肆意都无可厚非

## 四海为家

施勇信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从不囿于一地  
一直以四海为家  
北到冰岛  
南到澳洲  
东到太平洋彼岸  
西到大西洋  
到处有我的身影

有人喜欢繁华的都市  
有人喜欢幽静的山河  
而我却将五大洲  
四大洋  
拥入胸怀  
在世界各地都吃得香睡得甜  
翻看我的朋友圈  
要么在旅游  
要么在旅游的路上

